9

V
~~B500.4~~
~~L97~~

V
B617
L97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三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鼎昌

求賢

○永樂元年九月辛巳勑吏部臣曰朕以眇躬嗣承大統圖惟求賢以資治理宵旰遑遑急於饑渴其令內外諸司於羣臣百姓之中各舉所知或堪重任而沉滯下僚或可剸繁而優游散地或抱道懷才隱居田里並以名聞毋娟疾蔽賢毋狥私濫舉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非其人惟爾不任欽哉

○永樂二年二月乙酉禮部奏請會試選士之數

上問洪武中所選幾何尚書李至剛對曰各科不同多者四百七十餘人少者三十人

上曰朕初即位取士姑準其多者後不為例又曰學者成材亦難當取其大略其細如十分中有一二分語疵而不害理亦可備數然科舉是國家取人材第一路不可濫且文體毋尚虛浮惟取朴實

○三月庚戌吏部尚書蹇義等奏有千戶奏薦士初朝廷命文臣舉懷材抱德者武臣不與命千戶違制宜罪之

上曰朝廷下令求賢武臣不與命者蓋慮其不學昧于知人令能薦亦是忠君愛國之心不用罪之昔馬周因愛何而進今所薦者亦徵來如試之果有才一體授官不則罷之

○永樂十年二月戊辰命禮部尚書呂震諭考試官楊士奇金幼孜曰數科取士頗多不免玉石雜進今取無過百人其務精擇收散木累百不若得良材一株也

用人

○洪武三十五年六月丁丑

上初即位有言建文所用之人宜屏斥者

上曰今之人才

皇考數十年所作養者豈建文二三年間便能成就又曰

雖仍其官不宜置之要地
上曰致治必資賢才天生才以為世用隨器任使共理天
工何必致疑
○九月戊子陞都指揮使劉江等一百九人為中軍都督
僉事等官
上顧群臣諭曰諸將從朕舉義多歷艱危今內難肅清論
功行賞富貴方自此始夫國家于功臣固當保全而帝
王用人豈可獨遺勲舊漢賈復吳漢才堪輔相光武徒
欲保全之而弗用朕深不取夫君臣不能保全者常始
於不相信苟不相信雖父子將為秦越況君臣乎吾報
之厚而待之誠常見其善不見其不善惟其才而任之
保功用人可以兩得羣臣頓首稱善
○永樂元年四月戊申諭中外文武群臣曰帝王圖治必
審於用人或取諸亡國或舉于仇怨惟其賢而已若唐
太宗用王桂魏徵房玄齡杜如晦李靖尉遲敬德宋亳
祖用范質王溥石守信王審琦輩相與協心比力共建
功業載在信史垂光後世昭然可鑒也朕
太祖高皇帝嫡子奉藩于燕荷
天地宗社之靈肅清奸宄遂正大統蒞阼以來思惟文武
羣臣皆
皇考舊人推誠用之纖悉無間比聞群臣猶有心懷危疑
不安于職者此蓋不達

天命不明朕心故也爾文武群臣皆
皇考所教育以遺子孫者豈異國與仇怨之比乎昔孟莊
子不改父臣與父之政見稱孔子朕每誦之慨然希慕
故今所任幾務之重宥密之嚴者非皆前日靖難之人
此天下所明見而共知也又何嫌疑之有其各盡乃心
共乃職攄誠共事可以永保富貴朕言不再其深體之
○五月乙未曹國公李景隆等言洪武中有犯黨逆并黥
刺而建文復舉用者請俱罷職發原配所有不曾犯罪
而為奸臣齊黃等薦舉任用者俱發為民
上曰此議過矣
皇考作養人材皆以遺子孫後雖由奸臣以進豈為奸臣
之用此皆不是但洪武中曾犯黨逆者發原配所非犯
黨逆而經黥刺者罷遣為民
○九月壬辰吏部尚書蹇義等言
太祖時未仕者至建文中授以官後復以罪黜今有來告
復職者此于例不當復
上曰天下人才皆
皇考所在造就為國家之用朕即位以來仰遵成憲凡一
才一藝悉用之古稱任官惟賢才初興之主往往因材
于前代況出
皇考所造就豈得因建文嘗用而遂棄之自今勿復分別
但隨才擢用

○十二月乙未擢鄉貢舉人王偁為翰林院檢討既命下
上問左右曰翰林檢討之下何官對曰博士典籍侍書待
詔又問皆已除人未對曰已除又問其賢視偁若何對
曰偁初除未知其為人如舊博士中皆老成文學士
上嘆曰古所謂用人如積薪此類是已國家用人以賢以
勞偁之賢既未可知勞亦未有而令賢有勞者位其下
偁以服士心命吏部尼翰林自博士以下皆陞職與偁
同遂陞博士張伯頴以下皆為檢討
○永樂二年三月庚午
上御武英殿與侍臣論用人
上曰人君進一人退一人皆不可苟必須厭服衆心若進
一人而天下皆知其善則誰不為善退一人而天下皆
知其惡則誰敢為惡無善而進是出私愛無惡而退是
出私惡徇私而行將何以服天下
○四月癸酉新進士李衡自言臣父洪武中浮罪死於法
臣不當違令干進
上曰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為子能改父
行致顯聞於世足以為賢若以父死非命終身不仕亦
未必合中道爾能力學以圖進用雖違令而志可嘉朕
不爾罪爾其勉之
○戊寅吏科右給事中孫璘密奏前日禮部所定給事中
八人頒詔外國皆素非誠實者時已行二日矣

上曰此非專出禮部定吏部亦言其可使故從之爾在吏科與聞銓注之事彼之不誠爾早晚在朕左右當言不然則未行之先當言何必俟其既去乃言爾亦過矣夫人性皆善有不善者習使之然亦在人主用之如何如叔孫通在秦則欺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本是一人但在人主能用與不能用耳適爾所言其勿泄也

○己丑吏部尚書蹇義奏請明日選官

上諭之曰爾等職專銓選辨別邪正但當揆理不當任情揆理則以是非為進退任情則以從違為取舍慎之慎之又曰用人之道各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蓋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六月丁亥

上命吏科給事中曹崇曰官冗則坐食者衆食衆則力本者困然生息之道由於節儉朕昨觀吏部所錄中外官數比舊額增數倍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爾以朕意語吏部令諸司汰冗官庶幾省國用紓民力

○十月壬申御史有言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擅竊威權事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況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遂勑晟曰比御史

言卿專擅蓋言官欲舉其職而未諳事理夫為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先行之而後以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而忠臣事君亦惟在成國家之大事豈拘細故況朕知卿有素而委以重任豈他人所能間也卿勿以置意但盡心邊務終始一致以副朕懷

○永樂三年二月辛巳兵科給事中言奉天征討官多有已陞都指揮而今仍於京衛更番宿衛者雖已給都指揮俸而宿衛與軍士同列名實不稱

上曰此曹於戰則勇而才智未堪任方鎮故使之日在左右廣見聞識大體他日不負任使而后得以永保祿位矣

○永樂四年四月甲申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言監察御史車舒怠惰不事事請繩以法

上召舒諭曰朝廷擢爾憲紀之職爾日所治何事試言之舒不能對又問人謂爾都不事事惟嗜安佚信有之乎又無以對遂謫戍邊顧謂瑛曰御史當用清謹介直之士清則無私謹則無忽介直則敢言不能是者悉出之又諭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將以敬肅百僚苟非其人不可輕授又曰豈但御史百官大小之職皆須擇人庶不瘝官廢事

○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復授重任者先時福以

刑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隨成國公
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上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上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珪
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政
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
力皆太宗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
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
才者必推誠用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蓄疑則
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
○永樂六年十二月乙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
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僉事嘗奏
按察使陳暎受潛邸賞賜者
上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桓用管仲唐
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丙申吏部奏教官考滿稱職者請仍陞教職
上曰教官果然稱師範之任者以教職內陞如才堪撫民
及剸繁者亦當隨才任使不可執一自今凡教官考滿
吏部同六科都給事中選其有才識者留六科理事一
年後從本科都給事中考其高下用之
○永樂七年六月丁卯初
上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

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
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及顧佐張睿歐陽謙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生洪秉龍士安四人由吏
上曰古者用人雖不專於一途然御史朝廷耳目之寄須用有學問識達治體者安可用吏此選司之弊遂命賓黜秉等為序班御史再勿用吏
○永樂九年五月辛未新進士王彥自陳臣家與奸惡外親有連今聞朝廷已下本貫籍沒臣家臣雖中進士實罪人應就繫
上諭三法司曰學至于中進士亦成材矣成材勿棄其有罪能自陳可矜併其家宥之

○永樂十年十一月癸卯洮州衛所鎮撫陳恭上言守衛防禁宜嚴外夷異類之人不宜寘左右玄宗幾喪唐室徼欽幾絕宋祚夷狄之患可為明鑒
上覽畢以示羣臣曰所言禁衛宜嚴甚是但天之生才何地無之為君用人但當明其賢否何必分別彼此其人果賢則信任之非賢雖至親亦不可用漢武帝用金日磾唐太宗用阿史那社爾蓋知其人之賢也若玄宗寵任安祿山致播遷之禍政是不明知人宋徽宗自是寵任小人荒縱無度以致夷狄之禍豈因用夷狄之人致敗春秋之法夷而入於中國之害朕為天下主覆載之內但有賢才用之不棄近世胡元分別彼此柄用蒙古

韃靼而外漢人南人以至滅亡豈非明鑒禮部尚書呂震請加恭妄言罪

上曰恭之心本是忠朝廷但未深思耳豈可罪朕恒語卿等言事之人有乖謬當容之罪之則言路塞人君無由得聞善道爾為大臣此言亦非忠矣

任官

○永樂元年十二月丁亥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等曰為國牧民莫切於守令守令賢則一郡一邑之民有所恃而不得其所者寡矣如其不賢當速去之然吏部選授之時出一時倉猝未能悉其才必考察所行乃見賢否其令巡按監察御史及按察司凡府州縣官到任半歲之上者察其能否廉貪之實具奏

○永樂二年九月丁卯

上謂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往者慮各處守令未必皆得人故命御史分巡考察比聞御史至郡邑但坐公館召諸生及庶人之役於官者詢之輒以為信如此何由得實如入其境田野闢人民安禮讓興風俗厚境無盜賊吏無奸欺即守令賢能可知無是數者即守令無所可取矣且詢言之弊非一端人好惡不同則毀譽亦異若只憑在官數人之言以定賢否其君子中正自守小人豎遺求譽而即墨及阿之毀譽出矣故孟子論取舍必徵

諸國人自今御史及按察司考察有司賢否皆令具實績以聞

○永樂六年六月戊戌吏部引選人奏授官既罷

上語尚書蹇義等曰用人當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為能容數石者投以數石能容數斗者投以數斗過則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職則敗事以大才任小事則枉人其精審之

○永樂七年七月戊寅行在戶科給事中黃惟正言蘇州府長洲嘉定二縣政務繁冗而知縣江浩王儼皆由監生始仕巽懦無為請改用能者

上顧權吏部尚書方賓曰人材當隨其高下而任之譬如舟車任載倍其所受則必敗蘇松繁劇誠非新進庸才可辦江浩等即召回改用別選老成諳練者任之自今繁簡郡縣皆宜考察才力而受之庶不枉人亦不廢事

○永樂八年十二月癸丑

上諭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曰御史國之司首必有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前有以刀筆吏為之者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此徒任風紀秪使人輕視朝廷前之由吏為御史者悉罷之矣繼今風憲更不得用吏著為令

○永樂十年正月壬寅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等曰守令一郡一邑之長昔人每戒

數易蓋牧守之寄甚重須久于其職比聞諸司以造作雜務輒差正官意在成事之速此俗吏不識大體自今一應公務不許擅差守令俾專職理民

○永樂十六年三月甲戌行在吏部言各處布政司按察司官多缺

上曰布政司按察司古方嶽之臣方數千里之地生民吏治懸諸數人之手得人則民安而政理不得則民不安政不理其任匪輕今廷臣中有賢能者可選用之

興學

○永樂二年二月癸酉禮部引奏北方歲貢生員入學十年考不中式者例當充吏

上曰人心志舒泰則能學四體不勞則能學衣食溫飽則能學責人之功當量其力論人之罪當明其情北方近三四年間兵戈擾攘諸生含俎豆而事軍旅飛芻輓粟之勞奔走流離之苦豈暇於學今考不中式者可發回原學補其廢學年數以俟再試不中如例處之

○十二月辛巳吏部言寧國府學訓導考滿當調除其生員告言訓導明經善教乞仍除本學庶幾諸生得卒所業然訓導所書考滿奏牘有錯誤宜治罪

上曰學官明經善教於今難得奏牘錯悞小過可恕其宥之復職

○永樂三年正月丙辰國子監祭酒胡儼請申明洪武中

所定學規從之

上諭儼曰此其條約耳為師範者當務正己以先之講學漸磨以養其心淑其身此為切要汝宜勉之

○八月己巳

上諭禮部臣曰學校育才以資任用

太祖高皇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學選用師範教育俊秀嚴立教法豐廩蠲徭期待甚至建文以來學校廢弛所司又不督勵虛糜廩祿爾禮部宜申明舊規俾師教無闕士學有成庶幾國家得賢材之用

○永樂十年三月丙申雲南布政司左參議呂名善言武定彝甸廣西三府居民繁庶請設學校從之

上謂禮部臣曰學校風化所繫人性之善蠻夷與中國無異特在上之人作興之耳

○永樂十五年三月乙未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於六部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郡縣學

上謂禮部臣曰此書學者之根本而聖賢精蘊悉具矣自書成朕旦夕宮中披閱不倦所益多矣古人有志於學考苦難得書籍如今之學者得此書而不勉力是自棄也爾禮部其以朕意曉諭天下學者令盡心講明無徒視為虛文也

崇教化

○洪武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戶部申明木鐸教民之令

名宗民耆老諭之曰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洪業倣古為治三十餘年海宇寧謐民
咸樂生尚慮教化未洽遊食者衆自京師至於天下郡
縣皆當置木鐸及見丁着業牌令民每日傳遞以知警
勵勤於生理毋犯憲章良法美意可傳萬世建文中信
用小人更改舊制京民被其虐害逋逃相繼數年之間
風俗靡然朕今嗣承大統嘉與萬姓同樂太平邇等其
謹遵成憲安分守法永為良民毋作不靖以干國典苟
或違之自罹殃咎不可逭矣仍命戶部行天下咸遵之
○永樂元年九月癸卯通政使趙彝等奏安東中護衛有
千戶家居詈其妾庶母重聽謬以為詈已訴官逮問庶
母坐誣當杖千戶告乞代受杖
上曰不尤其誣已而願代受杖可嘉并其庶母罪免之
○永樂五年五月癸酉
上問侍臣曰聞近俗之弊嚴於事佛而簡於事親其先果
有之乎對曰間有之
上歎曰此蓋教化不明之過朕於
奉先殿旦夕祗謁未嘗敢慢或有微恙亦力疾行禮世人
於佛老竭力崇奉而於奉先之禮簡略者蓋溺於禍福
之說而昧其本也率而正之正當自朕始耳
○永樂十年十一月丁亥開州民父子三人自陳受國家
恩安處田里無所補報今天壽山營造願父子同往効

力

上曰得無別有所為乎命户部審之還奏父子別無所為報効盖出誠意

上召至廷諭之曰爾意誠善夫為民欲報國恩不便効力役若能安分循理務本棄末修孝弟忠信之行和於家厚於鄉遵奉教令不犯刑辟使鄉里倣傚為善人如此即是報國何必出力汝歸勉之見鄉人老少亦以朕言諭之

育人才

○永樂二年六月甲午

上命禮部臣曰會試下第舉人既多其中必尚有可取者蓋慮一時匆猝或本有學問而為文之際記憶偶差逐至謬誤或本不謬誤而考閱之官神情昏倦失於詳審以致黜落此皆可矜其令翰林院出題更試擇文詞優等者以聞遂得貢士張鉉等六十人以奏

上召見皆賜冠帶命於國子監進學以俟後科且勉之曰士當立志志一則工專工專則業就爾就爾等於學已有根本但更百尺竿頭進步耳後科第一甲人有不在爾曹乎其往勉之

○永樂三年正月壬子先是

上命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解縉等於新進士中選材質英敏者俾就文淵閣進其學至是縉等選修撰

曾啓編修周述周孟簡庶吉士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敞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沈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祿吾紳楊勉二十八人入見

上諭勉之曰人須立志志立則功就天下古今之人未有無志而能建功成事者汝等簡拔於千百人中為進士又簡拔於進士中至此固皆今之英俊然當立心遠大不可安於小成為學必造道德之微必具體用之全為文必並驅班馬韓歐之間如此立心日進不已未有不成者古人文學之至豈皆天成亦積功所致也汝等勉之朕不任爾以事文淵閣古今載籍所萃爾各食其祿日就閣中恣爾玩索務實得於已庶國家將來皆得爾用不可自怠以孤朕期待之意時庶吉士周忱自陳年少願進學

上喜曰有志之士也命增忱二十九人遂命司禮監月給筆墨紙光祿給朝暮膳禮部月給膏燭鈔人三錠工部擇近第宅居之

○永樂四年三月丙辰進士陳紀等還鄉陛辭

上諭曰為學至以進士發身亦出乎等倫然道理無窮古人至老務學不厭今人苟遂一得即不復前進故遠不逮古汝等年富力強當立志遠大務進修非獨成已之德將來國家亦得實才之用進士皆叩首謝復諭之曰

鄉里父兄所在不可以一得輒生驕慢凶德孔子作鄉黨恂恂似不能言汝曹勉之各賜鈔五錠為道里費

○九月壬午

上聞翰林院讀書庶吉士王訓湯流紫廣敬相繼病卒歎息謂侍臣曰朕深有望文學之士復前古之盛故簡拔此二十八人者加厚作養之庶天下才俊有聞而興起者曾不幾時連失三人何其成之難而喪之易也咨嗟久之

崇儒

上義師至汶上飭將士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太平之道所自出孟子傳孔子之道以開諭後世其功德在生民蓋與天地日月相為無窮今曲阜孔子之鄉鄒縣孟子之鄉將士毋入其境敢有入境侵及其一草一木皆誅不宥

○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

上幸太學先是勅禮部臣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為生民之主孔子立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理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子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禮樂衣冠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

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禮部尚書
鄭賜言宋世謂孔子服靴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
○閏七月乙亥
上御奉天門翰林侍讀學士致仕武周文陛辭命留之賜
坐與語良久
上曰卿篤學惇德宜在朕左右然春秋高矣不欲煩勞宜
歸家享子孫奉養以終天年周文起頓首謝又命賜酒
饌楮幣給驛傳送至家
上顧謂翰林侍讀胡廣等曰周文亦能履端方廣等對曰
陛下待儒臣進退之際恩禮俱至儒道光榮多矣

上笑曰朕用儒道治天下安得不崇儒者致遠必重良馬
粒食必重良農亦各資其用耳
○永樂十二年正月丁亥修曲阜孔子廟
上諭行在工部臣曰孔子代天立教敎萬世帝王敬事之
廟宇須稱不可但應故事今老釋之居布滿四方皆宏
麗堅固孔子曲阜國家豈可不致重朕舉兵靖難時嚴
禁將士過曲阜不可損壞褻瀆將士皆不敢違令爾宜
體朕此意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辛酉修曲阜兖國復聖公廟時有
司言復聖公廟壞
上曰國家重道尊師致嚴祀禮而廟宇不稱是瀆神矣瀆

神有愆柰何不謹命工部即遣官修治又命凡從祀諸賢之廟有壞皆修之

稽古

○永樂元年七月丙子

上諭翰林侍讀學士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篇帙浩穰不易檢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類聚之而統之以韻庶幾考索之便如探囊取物爾嘗觀韻府回溪二書事雖有統而采摘不廣紀載大略爾等其如朕意凡書契以來經史子集百家之事至於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輯為一書毋厭浩繁

○永樂四年四月己卯命禮部遣使購求遺書

上視朝之暇輙御便殿閱書史或召翰林儒臣講論嘗問文淵閣經史子集皆備否學士解縉對曰經史粗備子集尚多闕

上曰士人家稍有餘貲皆欲積書況於朝廷可闕乎遂召禮部尚書鄭賜令擇通知典籍者四出購求遺書且曰書籍不可較價直惟其所欲與之庶奇書可得又顧縉等曰置書不難須常覽閱乃有益凡人積金玉皆欲遺子孫朕積書亦欲遺子孫金玉之利有限書籍之利豈有窮也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壬申歷代名臣奏議書成先是

上以璽書諭

皇太子令翰林院儒臣黄淮楊士奇等採古名臣直言
如張良對漢高鄧禹對光武諸葛孔明對昭烈及董賈
劉向谷永陸贄奏疏之類彙錄以便觀覽至是書成以
進
上覽而嘉之賜名歷代名臣奏議因謂侍臣曰致治之道
千古一揆君能納嘉言臣能盡忠不隱天下未有不治
觀是書足以見當時人君之量人臣之直為君者以前
賢所言便作今日耳聞為人臣者以前賢事君之心為
心天下國家之福也遂令刊印以賜
皇太子皇太孫及大臣
明制度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戊午勅禮部臣曰
太祖高皇帝臨御命所司歷考禮樂制度參酌古今上自
朝廷下及臣民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皆有等
差著為定式頒布中外行之久矣朕慮今有司因循苟
且奉行弗謹致有非分違法干犯刑憲非朕所以愛民
之道爾禮部其以洪武中所定一切制度圖示中外俾
人知遵守庶幾享太平之福
○永樂元年四月甲戌賜晉王濟熺書曰
皇考之世參酌古典詳定禮儀車服器用各有等級比有
言駙馬胡觀所乘棕輿其制度僭越與諸王無異詰其
從來云爾與之夫諸王所用其制下天子一等若王之

分可僭其漸既長何事不可僭矣繁纓小物孔子惜之
爾繼今宜慎重不可率易
○永樂七年四月甲午
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廷立法五十餘年服式器皿皆有
定制比來臣民數有以越禮僭分罹刑憲者此諭教未
至也即以舊定官民冠服器皿制度繪為書冊頒示中
外及諸色工匠俾知遵守
求言
○洪武三十五年十月丙子甘州中衛左所軍張真上言
便民及守邊數事
上覽畢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雖堯舜禹之聖亦樂取人言
以為治朕即位以來首下詔求言而言者無幾此戍卒
能上言雖不皆可采然為國之意則善宜嘉賚之其賜
衣一襲鈔千貫又顧禮曰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卿
等亦毋嘿嘿守位而已
○十二月己巳金華府義烏縣儒學教諭高澤下書論事
凡數百言
上嘉納之以示六部尚書侍郎曰疎遠之臣猶能存心國
事在朕左右受腹心之託者當思正直自奮用副委任
○永樂元年十一月乙未
上諭六科都給事中朱原貞等曰朕慮天下之民有失所
者為爾曹未能盡知故選郡縣考滿官俾於六科辦事

如朕有所欲聞即可知彼有所欲言即可達而久無一人言者夫郡邑之間豈都無一事利害可言今在朕左右尚默默然況遠千里其肯言乎爾等退以朕意申諭之其所治何利當興何弊當去皆直言勿隱於今不言將有他人言之則不能逃罪矣

○永樂二年三月甲子

上御奉天門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君臨天下夙夜拳拳惟欲軍民皆安爾等職居近侍比來不聞一言及於軍民利病何也可退而思之條析以聞朕將審擇行之又曰天立君以養民君不恤民是不敬天君資臣以成治臣不輔治是不忠君朕與爾等皆不可不勉

○四月丙戌

上御奉天門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毋隱又顧翰林院學士解縉等曰敢為之臣易求敢言之臣難得敢為者強於己敢言者強於君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畏聽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皆勉之

○永樂四年六月甲子

上謂諸近臣曰早來在宮中偶忘一事問左右皆不能記憶蓋沉思久而後得朕以一人之智處萬幾之繁豈能一一記憶不忘一一處置不誤拾遺補過近侍之職自

今事之叢脞者爾等當悉記之以備顧問所行有未合
理亦當直諫朕自起兵以來未嘗違忤直言爾等慎勿
有所顧避

○永樂八年三月丙子
車駕北征次凌霄峰因問學士胡廣等曰諸將此來不聞
進一言何也對曰成美在上星火之輝何能上裨日月
上曰是何言也聖人有資於芻蕘之言何況君臣之間古
稱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朕有所為必盡衆人之情曷嘗
專任一己以掩群策

○永樂十年正月己丑
上問鴻臚寺及六科官曰前日命朝覲官言民瘼已言者
幾人對曰百五十人
上曰一郡一縣未必都無一事可言都無一民不安盡今
日皆須言緘默者罪於是各官悉上所言命六部議行
之曰便於民者即行言有不當勿問

○永樂十九年四月壬寅勅諭文武羣臣曰朕恭膺天命
祗紹鴻圖爰倣古制肇建兩京乃永樂十九年四月十
八日奉天等三殿災朕心惶懼莫知所措意者於敬天
事神之禮有所怠歟或祖法有戾而政務有乖歟或小
人在位賢人隱遁而善惡不分歟或刑獄寃濫害及無
辜而曲直不辨歟或讒慝交作諂諛並進而忠言不入
歟或横征暴斂剝削掊尅而殃及田理歟或賞罰不當

蠹財妄費而國用無度歟或租稅太重徭役不均而民生不遂歟或軍旅未息征調無方而饋餉空乏歟或工作過度徵需頻繁而民力凋弊歟或奸人附勢群吏弄法抑有司闇茸罷懦貪殘恣縱而致是歟下厲於民上違於天朕之眞昧未究所由爾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是同朕所行果有不當宜條陳無隱庶圖悛改以回天意

聽言

永樂四年四月庚辰錦衣衛奏民有與外國使人交通者宜執付法司治如律

上問其實對曰以氊衫市之

與之交語甚久

上曰釋之錦衣衛復言氊衫物雖微交通於法難宥

上曰立法以禁奸過輕則民慢用法在體情過重則民急彼小人立生富則以錢易物貧則以物易錢交易價直豈一語可決彼何知國法其釋之既而

上謂侍臣曰茲事若忽於聽察則愚民以一氊衫獲罪矣侍臣曰古稱視不為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奸人所欺為聰政是至聽之下自不能欺

上曰古人言聽思聰聰作謀非持敬不能盡心不存雖聽不聞聽不聰雖謀不獲

○十月己亥前江西按察使周觀政上書言事且乞不以示近臣

上曰言果可用當施諸天下果不可用宜不陳於朕何獨不示近臣觀政惶恐退

上顧侍臣曰此人言為治不必盡法祖宗意欲紛更真妄人也若聽其言即如妄人療病本證未除他證又作矣豈可用也

○十一月辛巳戶部人才高文雅言時政首舉建文中事次及寬政恤民言辭率直無所忌諱

上命禮部會官議行之都御史陳瑛等劾奏其言狂妄請寘之法

上曰草野之人不知忌諱可恕其忠言有可採勿以直而廢之又召尚書鄭賜諭曰不罪直言則忠言進諛言退自古拒諫之事明主不為卿當體朕心今後言事者但觀其可用與否人所見不同若有拂逆不可加罪瑛刻剝非助朕為善者卿等戒之文雅可付吏部量才授官

○永樂十九年五月乙丑陞給事中柯暹為監察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等俱為知州時暹等應詔言事頗訐直

上嘉納之然其詞侵工部尚書李慶等慶等不能平數請於上罪之

上曰敢天故求言今罪言者是逆天可乎又曰朕於今正欲聞過古之明主皆獎直言今汝數言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且彼所言汝等過失若誠有即因而改之豈非善德果若無之於汝何損罪之將重其名而益朕與汝

等之過矣慶等慙而退然
上猶慮慶等或害之故悉陞外任云
辨邪正
○永樂元年十二月癸巳
上宴閒顧侍臣論奸邪
上曰奸邪難識其情似真而實僞其言似信而實詐苟一
信其言而任之鮮有不失孔子曰聽其言而觀其行政
以此耳
○永樂二年七月壬戌饒州鄱陽縣民朱李友進書詞理
謬妄謗毀聖賢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學士解縉等請
置於法
上曰愚民若不治之將邪說有誤後學即遣行人 押送鄉
里會布政司按察司及府縣官杖之一百就其家搜檢
所著文字悉毀之仍不許稱儒教學
○永樂九年三月乙丑三法司奏審錄囚徒既漏
上召至前諭之曰刑當矜恤論刑之際尤當明其君子小
人若君子有過如失足溝澗偶出於誤當矜其情而將
護之小人有罪如貪嗜欲食恣意為之非過誤也當懲
以法君子誤犯而不恕非宥善之道小人故犯而不懲
有縱惡之失爾等其審邪正精權度不宜槩論
斥姦佞
○永樂元年十月癸丑

上御奉天門顧謂侍臣曰我朝大經大法皆
太祖皇帝所立以傳子孫昨有憸人為朕言朝廷法太寬
非所以為治朕已斥之為治之道譬如醫藥有是病則
服是藥今朕當守成之日正安養生息之時乃嚴法為
治此是無病服藥豈不反有傷乎孔子言天地大德曰
生聖人大寶曰位守位曰何嘗謂嚴法侍臣對曰
皇上奉
天法
祖一念好生天下生民之福彼憸人所言非
皇上聖明豈能辨其非書曰國則罔有用憸人政謂此也
上曰古人云親賢臣遠小人苟不遠之必將惑人

○閏十二月癸酉通政使趙彝等引奏山東男子獻陣圖
者
上曰自古帝王用兵皆出於不得已大驅人以冒白刃鮮
有不殘傷毀折其得不死亦幸也朕居軍旅數年每親
當矢石見于鋒鏑之下者未嘗不痛心但出不得已耳
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復當言
用兵此輩狂妄必謂朕有好武之意故上此圖以冀進
用好武豈盛德事其斥去之
○永樂二年三月庚申
上召刑科都給事中楊恭等諭曰國家號令使小人畏而
不為可矣雖其為惡之心未必革然為上者用法當得

寛不以猛待之當以誠不以偽猛則民不堪偽則民不信去歲命御史給事中往各處撫安軍民禁止慝奸導其為善臨遣之際諄諄告戒務在安民昨日給事中丁琰等云奏四川見無犯法者乃陰遣親信用銀誘之交易已而果有犯之是其心終不戒也遂執之琰不肖刻剝如此假令民畏法反執陰誘者送官何以處之古人治天下無非公平正大之道昔唐太宗以物試人待其受之則加之罪賴魏徵諫而止朕嘗戒此事思得魏徵其人置於左右今此輩小人但圖邀切不顧枉陷良善甚孤朕任使其令都察院遣人馳往釋所誣民而執琰等赴京罪之仍移文各處撫按者使咸知琰等所為而以為戒

○十一月乙卯通政使趙彝奏山西民言介休縣出五色石可為器用

上曰此僥覬小人不可聽數年兵革災荒百姓困苦未得寧息今又可以此重困之乎官府求一物即百姓受一害況此石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累民何為命捽出之

○永樂六年三月癸亥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趙昇及布政司按察司奏以栢生花為瑞

上賜勅切責之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徧知故委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輯爾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乃言柏花為瑞夫時和歲登物無疵癘生民足食四夷

順安此國家之瑞也爾等驗之人事歲果豐登民果給足乎樹木之花世所常有何益於國何利於民而以為瑞也相為朋比戲侮如此忠君恤民之心果安在哉姑曲宥爾耳罪若復為欺罔雖欲幸免不可得矣

○丁丑蘇州揚州二府言檜花為瑞

上曰近蘇松諸郡水澇為災有司往往蔽不以聞昨有奏栢花為瑞者已責其欺罔今又言檜花小人之務諛悅也可惡遂降璽書切責之

○永樂七年六月戊辰

上御奉天門顧廷臣曰近日郡縣數奏水旱朕甚不寧右通政馬麟等曰水旱出於天數堯湯之世所不免今間一二處有之不至大害

上曰爾此言不學故也洪範恒雨恒暘皆本於人事不修顧尚書方賓等曰朕與卿等皆當修省更須擇賢守令守令賢則下民安民安於下則天應於上麟言豈識天人感應之理麟慚而退

○永樂十年五月丁亥廣西河池縣民言縣有銀鑛大發

上曰獻利以圖僥倖者小人也國家所重在民安不在於利皆斥之

○永樂十三年三月丁未貴州布政司右布政使蔣庭瓚言去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府婺川縣聞大巖山有聲

連呼萬歲者三咸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效靈之徵禮部尚書呂震請率群臣
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容非賢人君子所為呼操
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
官不察以為祥爾為國大臣不能辨正其非又欲進表
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
○九月癸丑浙江治水左通政趙居任言蘇松等六府自
春及秋雨暘不愆民樂耕作比之往歲實為豐年
上謂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兩京供億多出于此比
年水旱相繼民罹飢寒朕深憂之居任為人雖頗廉勤
然好佞上而不恤下斯言殆未可信宜遣人驗視毋為
所欺
○永樂十四年四月壬申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周訥上
言今天下太平四夷賓服民物阜豐請封禪泰山刻石
紀功德垂之萬世蓋訥前嘗奏請封禪
上不聽至是復奏尚書呂震亦言
皇上聖德神功昭格上下宜加訥請
上謂震曰今天下雖無事然水旱疾疫亦間有之朕每聞
郡縣上奏未嘗不惕然於心豈敢自謂太平之世且聖
經未嘗言封禪唐太宗亦不為封禪魏徵每以堯舜之
事望太宗爾欲處朕於太宗之下亦異乎徵之愛君矣

爾當以古人自勉庶幾不忝宗伯之任

○八月辛巳監察御史俞信等劾給事中丁珏不敬等罪

上曰朕素疑其奸邪若悉行所言左右無一人得全者豈可以玷朝行遂謫戍邊

防微

○永樂四年正月甲申河南布政司奏南陽皇君山草寇竊發

上謂兵部臣曰此雖小醜不治將大元末汝潁初亂纔數人順帝恬不加意勅書至盧溝橋易之而返人還與太子言亂太子欲言於上其妃迎止之所為如此安得不亡此今目殷鑒也夫治患於初萌則為力易及其盛而治之則費力多而所傷不少矣遂命豐城侯李彬親城侯張輔率兵捕之

○永樂十年六月癸酉禮科給事中引奏法司所逮至犯人內一二人欲有所陳訴錦衣衛官促之起遂不得陳

上見而知之曰此蒙蔽之過也在朕前下情尚不得達況千里之外哉顧錦衣衛官曰繼今敢復爾者必誅

明賞罰

上初舉義大賚將士諭諸將曰賞罰者至公之道也賞當人心則衆勸於善罰當人心則衆懲於惡善為政者不以賞私親不以罰私怨故衡石至公天下取其平水鑑至明天下取其照今用將士平大難非賞罰至當何以

服衆然予耳目豈能周及必爾諸將從公核報勿循私情勿虧公義有功無功必從其實庶賞罰之行合于人心得其心斯得其力矣

○永樂二年正月丁巳

上既定屯田賞罰例因諭群臣曰凡合衆作事必有懲勸之道然後人皆思奮人人皆奮何功不成此法行之數年必有成效但在任之得人爾

○六月壬辰

上御右順門因與侍臣論刑賞侍臣進曰古稱賞人以官不若賞人以財

上曰此語蓋為濫官發以朕論之亦未盡善若人君一心愛民則二者皆重蓋知財出於民力則必不肯輕與知官所以養民則不肯輕授

○七月丁卯有奉天征討將士告功賞未當者

上命成國公朱能隆平侯張信等審議以聞因諭能等曰刑賞者人君御天下之大權不可以濫濫刑則善者被害而惡者不知戒濫賞則無功者蒙利而有功者不言恩必推至公毋有所狥

○十一月丁未刑部尚書鄭賜等奏奉天征討官有以罪繫獄者請論功定議

上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

既酬以爵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
天下其論如律

○永樂四年正月癸丑河南布政司獲皂君山首賊并其
家屬送至京且言初其母遣其姪縶之于家而馳報官
遂獲之

上曰毋與姪知大義俱免連坐但執賊首誅之

○辛酉西域貢佛舍利禮部尚書鄭賜請因是寬釋罪囚

上曰帝王之治以刑賞為務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
無以治天下梁武帝元順帝皆溺於佛有罪者不刑致
法度廢弛綱紀大壞而至於敗亡此豈可效況佛亦有
天堂地獄惡報應之說爾儒者乃欲姑息而治耶

○四月壬戌戶部引奏種樣田官軍言於令種樣田者每
歲終赴京較其所收多寡而賞罰之是數人者更兩歲
始至京雖較其所收當賞而違令過期官軍皆當治罪

上曰收多者當賞其勤違令者當責其慢可通計兩歲所
收之數官軍並賞之若慢令不至非軍所得專惟坐其
官

○永樂六年六月庚寅

上召新城侯張輔等諭之曰安南已平皆將士用命所致
已命禮部定功次然賞罰不可不公賞罰公而後可以
用人大抵全有功全有罪者明白易見若功在前罪在
後者賞其功罰其罪過在前功在後者宥其過賞其功

如此庶當人心其悉次第將士功過以聞

○永樂七年六月己酉勅行在吏部及都察院曰守令民之休戚係焉比遣御史考察賢否而陞黜之還言汝上縣知縣史誠祖廉公愛民治行顯著已陞為濟寧州知州仍掌汝上事易州同知張騰貪汙殘虐壞法欺公已寘諸法夫郡邑之廣守令之衆豈能悉得其人卿等宜悉心詢訪具實來聞其廉能恤民者進用之貪刻無狀者罷斥之庶幾勸懲激勵之道

○永樂十年六月丙子通政司奏有軍官舍人告襲職者兵部以其父嘗遇海賊退避為平江伯所戮不當襲今乞矜憫

上曰官職以報有功豈用可憫輒與之父有功即子襲職有罪即奪國之通制今乃敢越制祈恩命兵部發戍交阯各召至前諭之曰爾往交阯能奮勇立功則朝廷不終棄爾其往勉之

○永樂十一年四月丙寅

上謂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朕欲周知民之休戚嘗命尼布政司按察司及府州縣官至京者陳民間利病近有以時和歲豐民安物阜為言者及驗視之田野荒蕪人民飢寒甚至水旱蟲蝗皆不以聞朕已寘諸法如今後所言有切民情可裨治理者宜旌賞之以明懲勸

○永樂十六年十二月戊子申嚴官吏犯贓之禁進法司

諭之曰唐太宗惡官吏貪濁有犯贓者必寘於法故吏尚清謹民免於掊尅貞觀之治所以為盛朕屢勑中外諸司不許妄役一夫擅斂一財而不才官吏恣肆自若百姓苦之良農必去稂莠者為害苗也繼今犯贓官吏必論如法不可貸

○永樂二十一年七月乙巳

車駕北征次土木有告軍士取民田穀飼馬者上面責之曰農民終歲勤勞以供國用汝獨不念耶兵行之際芻粟一給於官又敢虐取諸民立命斬之以狥

褒忠節

○永樂元年三月戊戌有司言殷太師比干墓及祠圮壞請發民修治從之因諭侍臣曰君子為國不為身故犯顏諫諍死且不避小人為身不為國惟讒諂面諛以苟富貴明君樂諫諍而國以興昏君樂讒諂而國以亡桀紂殺龍逄比干明效具在而後世人主如秦隋之末皆不監覆轍國安得不亡哉朕方以是為戒爾等當以君子之道自勉庶幾共保

祖宗之洪業

○永樂四年八月丁未饒州府言鄱陽康山忠臣廟圮壞請命修治

上顧侍臣歎曰此皆首佐

皇考成帝業者不幸遇艱難效忠奮義以死昔人盛德百

世祀之今不數十年而廟壞不治豈報德勸功之道今
國家於異代忠義之臣猶致禮其祠墳況
皇考股肱爪牙之臣哉禮父母所愛亦愛況有功於國乎
遂命工部即遣官督修仍諭所司歲時嚴祀禮守廟者
悉復其家

體羣情

○永樂元年十月壬申左都御史陳瑛等奏中書舍人芮
善妄奏邢官罪請下獄先是善之弟家武進夜有盜殺
之并殺其婦劫其財物弟家疑所親者捕送于縣獄具
上刑部刑部驗非盜縱之善白
上刑部官故出劫盜更命御史鞫之御史復驗非盜縱之
遂明刑部官無罪請罪善
上曰兄弟同氣遭罹非命心切哀憫理有未察然今尚未
明盜假令獲盜有驗而善固誣執盜則不貸其釋善勿
治

○十一月庚辰免教諭康孔高罪復其官孔高先任祁陽
縣教諭建文中謫教大理縣至是例得復祁陽孔高朝
京師還枉道過家省母母適病留侍九閱月不行刑部
遣問孔高罪當杖仍謫教邊縣以聞
上曰母子之愛本於天性睽違萬里數年矣一旦相會情
難遽舍況於有病是可矜也免杖復其官

○閏十一月戊午戶部臣奏近歲有商人於諸城納米中

鹽者雖未支鹽而官已給引目此非舊制當追其引目罷支所中鹽

上曰商人來既入官則當償鹽不償是罔民而奪之商人本錢未必皆已所有賣其生產有先捐數倍之利告假於富室而盡勤勞以入來所望非小其引目勿追所中鹽悉還之但今後須循舊制

○丙寅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上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飢饉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南陽縣所言不可聽

○永樂二年六月乙酉中軍都督府奏卒有畜馬者馬為牛觸死宜責償

上曰虎尚有為牛觸死者況馬乎富家欲市一馬不易得卒安能償免之

○十月庚辰北京行後軍都督府遣鎮撫陸英奏近有強賊三十餘人於山後劫掠地無巡警寇猝至民罹其害請徙民稍南五十里以居

上覽奏顧問英曰以此為良策乎寇盜未至不豫思備禦既至又不務擒捕但欲徙民避之今有賊三十人欲徙

民五十里設有賊三百人不欲徙民五百里乎北方天
氣正寒豈可使民棄所安挈老幼負儲蓄更造廬舍爾
歸語守將但務備禦擒捕之方民不可徙
○十一月丙辰
上御奉天門召成國公朱能諭曰今天氣愈寒民築
孝陵垣墻者可悉罷歸未畢之工令軍士畢之軍士就役
者日給之鈔復曰朕今日夙興覺寒氣襲體因思百姓
之勞故命爾不可因循稽緩軍士就役亦難但旦出暮
歸比百姓服役數百里之外差異亦宜恤之毋盡其力
蓋隆冬盛寒非
先帝陵寢朕亦不勞之也

○永樂四年三月丙申宿衛將軍奏京師偏街小巷多草
屋往往失火延燬官民之居乞下令悉易以瓦
上曰草屋遇風雨濕漏沮洳不可居豈其智不知用瓦之
便顧力不足耳爾細人不通人情敢妄言遂斥之
○五月丙辰吏部尚書蹇義等引奏齊府教授葉垣等三
人謂齊王所為不道垣等不能輔導為善匡救其過宜
寘於法
上曰齊王兇悖出於天性如暴虎雖檻之不馴曲木雖揉
之不直皆性然也中人以上聞善則從下愚之資雖教
不善齊王朕弟於屬至親拔於艱危困苦之中納諸富
貴安樂之地恩亦不薄及聞其所為之非誠心以告之

温辭以戒之反覆諄切至于六七尚無一毫聽納之意
況肯從其下人之言乎刑法之施為惡者不使倖免無
惡者不以妄加庶幾有所勸懲前日齊府僚屬從王來
京者朕已察其奸邪數人寘之於法坦等皆先自歸朝
廷陳告毋一槩論之
○永樂五年七月丁卯都察院奏海運官軍其舟被風膠
淺漂没所運糧米合當追陪仍治其罪
上曰海濤險惡舟膠淺必壞官軍得免溺死幸矣豈當仍
治失糧之罪悉釋不問
○十月丙戌有守衛卒自陳母病篤乞假省視
上曰何不早言曰昨告守衛官不聽
上大怒曰父母病而不聽歸彼非父母所生耶在朕前尚
爾況遠外哉命兵部黜其守衛官戍邊
○永樂八年七月甲戌
車駕北征還次龍門
皇太子遣詹事府丞陸中善進袍服至
上曰將士同朕勤勞其衣裘悉敝未有更衣朕何為獨先
俟入關將士俱易衣朕亦易之未晚
禮臣下
○洪武三十五年十二月辛亥
上諭禮部臣曰公侯年老者皆歷事
皇考多効勞勤今筋力雖衰日與群臣並近朝參觀其步

趨之艱朕所不忍自今令朝朔望見任事者不在此例

○永樂元年九月壬寅禮部尚書鄭沂戶部左侍郎嚴奇良通政丘顯俱以年老 誥勅令致仕歸鄉陛辭

上命賜宴復賜鈔為道里 顧謂禮部臣曰沂等昔事

皇考位大臣雖為建文所黜朕已復其官顧今俱老宜優佚之然君臣之間進退當以禮故加宴賚令歸用全始終之義自今凡

皇考舊臣老不任事令致仕者優待之禮一視沂等毋或不及

○永樂九年七月己丑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患背疽先月

上命御醫劉觀往見之曰速與善藥不可緩視病深淺及用何藥明旦來報至是觀言病證淺已傳善藥不足慮

上曰勿謂證淺不足慮宜謹視之又諭之曰醫者視人病皆當如救焚拯溺毋憚寒暑暮夜況為國家療一大臣人貴賤不一譬如木有可為榱桷者可為棟梁者大卿朕股肱之臣蓋棟梁者爾能療之使安亦是有功於國不可怠忽是日遣中官賜義鈔一千貫且諭義曰有疾之人能靜定其心亦易得瘥須戒勞煩也

獎勵臣下

○永樂元年五月壬午勅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曰行部統六曹政務甚煩而卿為之長能悉心殫慮為國為民凡

所經畫具有條理而於糧儲撙節措置尤為得宜比聞小人或加怨謗古云省已無慾奚卹人言卿勞心為國朕知之有素自今一切浮言宜置度外勿用芥蔕惟懋忠勤以副眷倚

○十月戊辰賜鎮遠侯顧成銀幣

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黷武以事夷狄漢家全盛之力遂至凋耗當時雖得善馬豈足償中國萬一之費朕今休息天下惟望時和歲豐百姓安寧至於外夷但思有以備之必不肯自我擾之以罷弊生民遂成言今日惟當安養中國慎固邊防此言甚合朕意蓋斯人老成非喜功好勝之流以是特加獎之

○十一月己亥命儀封縣知縣許譽復職譽居官有守政不苛刻百姓安之秩滿至京縣耆民詣闕乞留

上從之謂吏部臣曰守令民休戚所係欲知其賢否但觀民心之嚮背今民不忍其去此必嘗有及人之德即令復任仍賜鈔二十錠文綺衣一襲

○永樂二年九月庚申

上御右順門召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胡儼侍講楊榮楊士奇金幼孜諭之曰朕即位以來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解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不懈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固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等叩首言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過垂信任敢不勉勵圖報
上喜皆賜五品公服又曰皇后數言欲召見爾七人命婦
即令赴柔儀殿見是日縉等之妻入見
中宮訓勞備至皆賜五品冠服及鈔幣表裏
○十二月丙午賜六部尚書侍郎金織文綺衣各一襲特
賜翰林學士解縉侍讀黃淮胡廣侍講楊榮楊士奇金
幼孜衣與尚書同縉等入謝
上曰朕於卿等非偏厚代言之司機密所寓況卿六人旦
夕在朕左右勤勞助益不在尚書之下故於賜賚必求
稱其事功何居品級又曰朕
皇考初制翰林長官品級與尚書同卿等但盡心職任孔

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君臣各盡其道耳
○永樂四年九月己巳禮部奏有守邊百戶獻馬四疋
上召百戶諭曰爾畜馬甚勞朝廷馬足用不須爾獻命禮
部還之百戶言臣畜馬頗多恒念無以報國恩此出臣
實心
上曰爾為武臣須馬以立功能用心多畜馬可嘉矣但汝
報國在勉立軍功不在獻馬竟不受賜酒食而遣
之
○永樂七年六月壬寅陞汶上縣史誠祖為濟寧州知州
賜勅勞之曰守令承流宣化所以安利元元朕統御天
下夙夜求賢共圖治理往往下詢民間皆言苦吏苛急

能副朕心者寡焉爾敦厚老成恪共乃職持身勵志一於廉公平賦均役政清訟簡民心悅戴境內稱安方古良吏亦復何讓特陞爾濟寧州知州仍掌汶上縣事其益共乃職慎終如始以永嘉譽欽哉并賜上尊一織金紗衣一襲鈔千貫

○永樂九年九月己巳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戶部尚書夏原吉九載考績皆命復職賜勅褒諭曰尚書喉舌之司所以佐天子安生民政之得失民之休戚俱係於斯卿等以經術發身事我

太祖高皇帝奉公守職恪勤不懈肆朕纘承丕緒簡永碩德以任台輔而卿等克秉正直攄忠竭誠無有所隱一德一心始終無間可為淳良篤實君子者矣今歷九載厥績益彰朕深嘉獎夫君臣相遇自昔為難卿等尚益篤忠誠益勵直操表率庶僚光輔至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職此為戒欽哉

○閏十二月庚申居寧夏都指揮僉事韓誠來朝初誠豫言韃靼別部同居寧夏者有懷貳之心

上未忍發既而果叛為鎮兵所擒斬獲相半至是誠來朝

上曰朕於遠人來歸者皆推誠待之不疑早從爾言發兵擒叛何致多損物命然初之不發兵者猶欲懷之以恩不謂豺狼終不可馴今彼悉就擒戮皆其自取也然爾忠誠明於幾先朕嘉念不忘自今更加勉之命禮部賜

誠鈔二百錠羊十羫酒五十瓶仍宴之於會同館
○永樂十三年九月己未北京行部尚書郭資滿九載復
職賜宴於禮部且賜勅褒諭曰國家建北京置行部尚
書總理六曹其職重矣卿質直剛毅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任洎朕肅清内難効勞竭謀賛輔守
成簡在朕心朕登大位圖任舊人特授卿尚書俾總北
京之務一心為國知無不為總理庶務咸得其當屬茲
九載考績惟稱特賜勅褒奬卿其益篤勤誠以率其屬
庶永終譽欽哉
○辛酉行在工部尚書吴中九載考績命復職宴于禮部
賜勅褒諭曰尚書之職所以總國綱維一事失當則天
下有受其害者必得才識通練之士方堪斯任卿發身
胄監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稱任使朕舉義靖難卿自大寧來歸多効
勞勩朕嗣天位屢加超擢繼陞冬官卿亦克殫厥心及
茲九載考績式稱朕用嘉之俾復厥職尚厲乃操懋乃
功表正厥屬以永終譽書曰慎厥初惟厥終欽哉
○癸亥行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慶以九載考滿復職
命宴于禮部賜勅褒諭曰都御史持憲綱總察羣司為
朝廷耳目其任重矣卿剛直有為習於吏治祗事我
太祖高皇帝克勤職務及朕即位屢用遷擢繼授風憲激
揚糾察咸得其宜歷任九年不聞過舉可謂難矣尚益

懋忠勤厲風節弼成至治以永終譽欽哉

○永樂十九年正月己卯命平江伯陳瑄充總兵官率領舟師儹運糧儲赴北京諭之曰北京所需粮餉為切而人力漕運不易卿能公勤御衆使倉庚充實所助多矣然民力有限國用無窮卿宜益勤撫恤俾軍士樂於趨事雖久而不怨斯國家所賴不淺矣勉之勿怠

大明太宗文皇帝寶訓卷之三終